

封面头条

500元起步

短剧演员片酬暴跌
靠『卖脸』求生？

短剧演员陈单(左)擅长演“霸总”。

素材参数

分辨率: 4640×6160

格式: JPG

大小: 66.8MB

浏览: 248



陈单进行数字人采集。

你的颜值多少钱？在成都一家AI数字人采集室里，答案是：500元起步，上不封顶。

7月15日，在成都的一栋写字楼里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见到了短剧演员陈单。以前，他是短剧里的“霸道总裁专业户”；现在，他帮同行们把脸“挂”上线，等着买家挑选放入购物车。

“我的月收入跌去75%，很多短剧演员生存都很难。”另一名短剧演员何林潇告诉记者，今年春节后，AI虚拟人短剧一夜之间席卷市场。短剧演员这个曾经的“风口职业”，正在AI的浪潮里经历一场剧烈的分化。有人挂牌“卖脸”，有人坚决退场，有人黯然转行。

风口三年
“普通霸总”轻松月入3万元

2023年到2025年，是短剧演员的黄金时期。

三年前，健身教练陈单误打误撞闯进短剧行业，凭着一副挺拔身形和一张“总裁脸”，他很快从群演升到男主，专演“霸道总裁”“集团老总”。

“我在短剧行业起步特别顺。”陈单说，高峰期他一个月能拍25天以上的戏，日薪稳定在1200元到1500元，遇上广告代言还能更高。算下来，月收入轻轻松松破两万元。

演了200多部短剧的成都演员何林潇，是这个时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。作为普通配角群体中的典型代表，他的日薪稳定在1500元到2000元，每个月拍20到25天，月入3万元稀松平常。那时候剧组遍布全国，武汉、长春、广州……买张机票就飞，档期排得满满当当。

70岁的王金凯也赶上了这波红利。满头银发、身形挺拔的他，天生就是“爷爷专业户”。虽然年纪大了接不了太多戏，但他最

高拿过约1000元日薪。

演员挑戏挑不过来，人人都觉得自己踩中了时代的风口。封面新闻2025年4月的报道《在成都拍短剧能挣多少？从业人员：日薪最高可上万，这个年龄演员最缺》，也印证了短剧从业人员不愁工作。

“那时候真的觉得，这行能干一辈子。”陈单说。

片酬狂跌
“这不是腰斩，是膝盖斩”

没人想到，“花期”会这么短。转折发生在今年春节后。3月份AI短剧全面铺开，资方纷纷把钱从实拍转向AI制作。

“都不叫腰斩了，叫膝盖斩。”何林潇一句话戳中行业痛点。他算了一笔账：和去年相比，月收入下降了75%。日薪从1500元至2000元跌到500元至800元，月收入从3万元直接跌到不足1万元。

跌落是全方位的。竞争变得白热化。一个角色放出来，很多人抢。

陈单给记者现场展示了一条通告群的信息：一条“40岁左右混混头目”的短剧演员招募，价格标注“价低”。在行话里，这意味着一整天可能只给200元。而且，还附带了硬性要求：试戏。

“这么小一个角色，以前三四百元，现在不仅要压价，还要求试戏。”陈单又举了另一个例子：一部科幻题材电视剧，档次比短剧高，正在招募“特约演员”，有镜头、有台词的角色。通告里写着“小特价”，这是行业潜台词，意味着原价800元起步的角色，现在只给300元。

“你想象一下，一部电视剧的特约，有镜头有台词，才给300元。而且你不来，多的是人。”陈单苦笑着摇摇头。

王金凯的感受更直接。“如果过去是100元的话，现在就成几块钱了。”老人用朴素的比喻形容落差。

外地戏几乎消失了。何林潇以前全国跑组，今年基本只留在成都，外地剧组不再招外地演员，成本压缩到了极致。

“你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行业就变天了。”陈单说。

主动“卖脸”
一张脸500元起挂牌上线

戏没了，但路还得走。短剧演员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三条路。

陈单选择了一条全新的线上发展路径。在线下接戏的同时，他也是一家AI数字人肖像权平台的从业者，从“卖脸的人”变成了“帮人卖脸的人”。

在成都的AI数字人采集室里，演员只需要花10分钟，就可以完成面部采集，生成数字人形象。“不需要演技，不需要作品，只要你的形象符合客户的人设需求，就能被选中。”陈单说，这是AI时代的肖像权变现。两条腿走路，线上的数字人生意并不影响他线下接戏。

他们的价格很直白：500元起步，根据形象条件和市场需求往上浮动。素人也能来，农民、大爷大妈、普通上班族，只要脸符合人设就有机会。

何林潇是坚定的“拥抱派”，但他的选择经过了冷静思考。

“很多人以为是把脸卖断了，其实不是。”他解释，授权是项目制的，按单部作品、单个角色、限定时长来签，和传统接戏逻辑一模一样，只是演戏的从“肉身”变成了“数字分身”。

70岁的王金凯则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坚决不干，逐步退出。

“我不去。”老人说得斩钉截铁。风险是他最大的顾虑：肖像权会不会被滥用？脸会不会被拿去做违法的事？这些问题想不清楚，他宁可碰。哪怕以后安全级别提高，他也不打算改变主意——“我岁数大了，想安安稳稳过晚年。”

对话

担心“脸”的演技
会超过本人

记者：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数字分身出现在屏幕上，是什么感觉？

陈单：当时人直接懵了。就朋友给我扫了1分钟的脸，10分钟不到生成了一条12秒的短视频，里面的人还还原了90%的我，连说话声音都一模一样。那天我才意识到，演员这个行业真的要变天了。

记者：面对AI的冲击，现在短剧演员群体整体是什么心态？

何林潇：说实话，很多人是有情绪的，对AI是抵触的。我们当然不希望变成这样，但是没办法，阻挡不了。

不过换个角度想，相比一些被AI直接替代的工种，我们至少还有脸能“卖”，还能有个退路，其实已经算幸运的了。

记者：身边有没有同行已经转行了？都转去做什么？

何林潇：很多人被迫转行。我有朋友去当老师了，有人回去干老本行了。真正还在硬撑的，要么是还抱有希望，要么是确实不知道除了演戏还能干什么。

记者：你是否担心“你的脸”的演技会超过你本人？

何林潇：我觉得是很有可能。AI学习能力太强了。导演说要个梁朝伟式的深邃眼神，它能快速分析海量影像数据，把细节复现出来，速度和精度都可能超过真人模仿。更严峻的是，普通人只要授权脸部，就能低成本生成专业级表演，演员原有的“会演戏”的优势被稀释了。

记者：你觉得真人短剧演员这个职业，最后会彻底消失吗？

何林潇：不会彻底消失，但会变成小众。就像电子表普及了，机械表也还在，但它不再是刚需了，变成一种情怀、一种高端消费品。

律师观点

“卖脸增收”
暗藏风险

四川分悦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律师指出，数字人作为新兴行业，短剧演员入驻数字人平台看似“卖脸增收”，实则暗藏风险。尽管平台强调项目制、可筛选品类，但AI生成内容的可控性远逊于想象中。制作方买走数字形象后，用来演什么剧情、说什么台词、剪成什么版本，演员很难全程监督。

现在抖音上大量“纯假人”短剧，用算法生成不存在的虚拟面孔，规避了真人肖像权问题。大量无序生产的内容靠关键词“捏脸”，一不小心就“撞脸”现实中的人，这种侵权，维权难度极大。

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的典型案例已认定，擅自用AI创设他人虚拟形象构成人格权侵害。人脸属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28条规定的敏感生物识别信息，须取得个人单独同意，“一键同意”用户协议效力存疑。

王仁根律师提示：“卖脸增收”须签专项书面许可，严格限定期限、场景、渠道，明确到期数据销毁，拒签永久授权；留存采集告知、合同、收益记录；发现超范围使用或泄露，可起诉，并向网信、公安部门举报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实习生 邹天昶 受访者供图